皇清經解續編

二12
698
256

韓詩遺說攷自序

詩之有魯齊韓毛猶春秋之有公穀鄒夾也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其傳不顯於世詩則魯齊韓三家竝立學官家誦戶習終兩漢之世經師稱極盛矣顧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恆不數覯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

非學士大夫之過歟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祇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卽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閒採毛韓異同而墨漏尙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廑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與春秋固相爲維持世道也子夏

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夫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耶先大夫曩撰三家詩遺說未卒其業喬樅敬承先志於韓詩詁訓凡羣籍所徵引者旁搜博採薈萃成帙釐爲五卷細加考證其各家所述韓詩佚說有與毛氏文異而義仍同及文同而義或異與夫文義並同者咸備

採之以資參攷至外傳中引詩者皆散附各篇其於詩文無所附者別爲一卷著錄於末凡以存韓氏專家之學云爾嘗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侯官陳喬樅敘于京都城南之虎坊橋試館

韓詩敘錄

韓生 漢書曰名嬰

韓商

史記儒林傳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涿郡韓生

漢書儒林傳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詩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

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賁生 毛詩指說云賁生傳河內趙生

趙子

漢書儒林傳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

蔡義

漢書蔡義傳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臣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薨謚曰節侯

食子公

漢書儒林傳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食生爲博士

王吉

王駿

王崇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琊皐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馳馳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吉以忠直

數諫正得滅死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
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
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瑯琊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吉
吉年老道卒上悼之復遣使者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
秋以詩論語教授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
明行修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
王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成
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
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
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卽位崇爲大司空封

扶平侯

栗豐

張就

長孫順

髮福 案經典釋文敘錄一本作段福

漢書儒林傳食生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
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
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郅惲

郅壽

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

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厤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迺
仰占元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
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遂
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
讖難卽害之有令自告狂病惲迺瞋目詈曰所言皆天文聖意
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乃出南遁蒼梧建武三年積弩
將軍傅俊徇揚州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
政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政
取位遂辭歸鄉里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山東城門候帝
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明日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
於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
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令
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又免歸避地教授
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
冀州刺史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擢爲京兆尹

劉寬

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辟五
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每行縣止息
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
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

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逐
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謝承後漢書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宮風
隅算厤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薛夫子 唐書宰相世系表名方
何薛廣德曾孫漢父也

薛漢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
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
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
守政有異迹

杜撫

後漢書儒林傳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
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
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吏悉補王
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
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
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云杜撫作詩通議說弟子南陽馮良亦
以道學徵聘據此則馮良亦當治韓詩之學也

濮臺敬伯

韓伯高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濮臺敬伯鉅鹿韓伯

高最知名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祖父丹爲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資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沈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贛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因賞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遷爲雲中太守歷武威武都二郡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令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夜作平生無襦今五綺在蜀數年免歸鄉里卒於家

尹勤

東觀漢記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趙煜

後漢書儒林傳趙煜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

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煜卒業乃歸舉有道卒於家煜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喬樅謹案御覽五百五十六引會稽典錄言趙長君詣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至撫卒長君經營葬之然後歸家可謂篤於師誼矣

張匡

後漢書儒林傳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召馴

後漢書儒林傳召馴字伯春壽谷人也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拜陳留太守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仕至青州刺史

楊仁

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所居教授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制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臧爲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肅宗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吏子弟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

朝由是義學大興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爲閻中令卒於官

李昺

後漢書李昺傳昺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昺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墳冢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復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昺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校尉遷武威太守年九十六卒

唐檀

後漢書唐檀傳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

後漢書公沙穆傳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宏農令遼東屬國都尉年六十六卒官子六人皆知名

謝承後漢書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廖扶

後漢書廖扶傳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汝南太守謁煥墊江人見汝南紀章懷後漢書注云謁姓也

夏恭

夏牙

後漢書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卽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誄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論曰宣明君子丐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詠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陳囂

東觀漢記陳囂字君期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鄭康成

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爲鄉嗇夫得休歸

嘗詣學官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歸鄉里隱修經業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迺以病目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擊破諸賊遷隴西太守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延熹五年爲車騎將軍討武陵蠻荆州平定上書乞骸骨後復爲廷尉卒於官

洪适隸釋馮緄碑緄字皇卿少耽學問習父業治韓詩

喬縱謹案趙明誠金石錄載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而後漢書馮緄傳作鴻卿與碑不同又本傳有初舉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持節督揚州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令據碑自舉孝廉至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今此傳首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史之所載失其實者多矣又金石錄謂碑云緄謚爲桓而史亦不載洪景伯隸釋辨之謂威宗以命將武功定謚緄亦虎臣之一云亡適當其時故作文者以孝桓帝謚書左方趙氏以爲緄有此謚而史不載誤也喬縱又攷碑云緄少習父業據後漢書言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

刺史緄習父業治韓詩則煥亦治韓詩可知矣

杜喬

後漢書杜喬傳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書奏不省建和五年代胡廣爲司空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等執繫之死獄中

司馬彪續漢書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梁商

後漢書梁商傳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陽嘉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姿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貨財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深委任焉

朱勃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馬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東觀漢記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雄善之心有國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司馬彪續漢書勃能說韓詩

韋著

後漢書韋彪傳彪次兄豹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靈帝卽位就家拜著東海相

謝承後漢書韋著爲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藝術

胡碩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碩碑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少子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初除郎中寧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甯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拜陳留太守卒年四十一

崔炎

三國志魏志崔炎字季珪淸河東武城人也年二十三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學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魏國初建拜尚書遷中尉炎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杜瓊

三國志蜀志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業於任安盡得安術後主時仕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之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范史稱任安兼通數經杜瓊師事任安盡得安術據蜀志載杜瓊著韓詩則知任安所習詩當爲韓氏之學矣

喬樅又案華陽國志云高阮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藝術微妙博聞强識清尚簡素以明三才徵爲太史令據此則高阮於詩亦當習韓家也

張紘

三國志吳志張紘字子剛廣陵人步游學京都仕吳爲會稽都尉子張尚孫皓時爲侍郎裴松之注引吳書張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何隨

常璩華陽國志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緯通星厤州辟從事光祿郎中主事除安漢令蜀亡去官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

太康中卽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長子觀字巨忠清公淑愼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都南安令除巴郡太守次子遊治中從事

祝睦

袁崧後漢書祝睦治韓詩公羊嚴氏春秋

喬樅謹案歐陽文忠集古錄載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於王廷除北海長史潁川郡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射僕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卒洪景伯隸釋載歐陽棐集古錄目云祝睦碑不著書撰人名字睦字元德濟陰已

氏人又隸釋載祝睦後碑云家于濟陰戲鬈入學修韓詩嚴氏春秋七典竝立兼綜百家與袁崧後漢書語合

梁景

沈約集梁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漢元嘉元年爲尚書令

侯包 包一作苞

隋書經籍志侯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

田君

歐陽修集古錄漢田君碑君東平陽人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眞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縣令

武梁

趙明誠金石錄漢武梁碑梁字綏宗岐嶷有異治韓詩闕幘侍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卒

丁魴

洪适隸釋漢丁魴碑魴字叔河耽樂術藝文雅少疇治易韓詩垂意春秋初爲蜀郡屬國都尉三載功成遷廣漢屬國都尉馬江

洪适隸釋漢馬江碑江字元海濟陰乘氏人通韓詩經以和平元年舉孝廉除郎中謙虛接下冠名三署年四十九元嘉三年卒

樊安

洪适隸釋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襄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於樊子孫氏焉君幼以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禮傳古今異義宦於王室歷中黃門先從假史拜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卒追拜騎都尉

喬樅謹案續漢書百官志有中黃門先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据此可補漢志之闕又攷歐陽文忠集古錄載此碑云安字子佑與隸釋不同未詳孰是

韓詩遺說攷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一

案春秋序正義曰韓嬰之爲詩經傳異處攷漢書藝文志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是其經傳異處也

周南召南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唐書藝文志韓嬰詩序二卷卽水經注所引也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胡徵士虔曰案漢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

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大約周南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

周南關雎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又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人君下有動靜二字有度下無應門擊柝四句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

父子以章句著名陸璣草木疏云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受詔定圖讖當時言詩推爲長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夫子名方回薛廣德曾孫漢之父也

薛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 文選二十一顏延年秋胡詩注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文選五十八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後漢書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補

喬樅謹案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據漢書藝文志言齊轅固燕韓生皆爲詩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然則韓詩詠關雎以刺時之說卽本之春秋緯也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云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衍子豹亦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下范書雖不言衍習何詩然據衍自論有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云云語出韓詩外傳則知敬通所習爲韓詩也

後漢書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疾遠五禁之忌 本傳補

喬樅謹案五禁所忌章懷注引韓詩外傳婦人有五不娶語爲證應奉卽用韓義又案文選西都賦六臣注引詩云君子好求唐惟韓詩尚存是韓詩字不作逑仇與魯齊毛並異也

輾轉反側

李賢後漢書注詩國風曰輾轉反側反側不安也 光武紀補

喬樅謹案章懷太子注引詩國風不言其爲何家詩然其說與毛詩鄭箋異知用韓義也

左右親之

玉篇見部詩曰左右親之親擇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親本亦作髡親字从見者謂視而擇之也親爲今文正字玉篇引詩是據韓家之文作髡者毛氏古文以髡爲親之假借也顧野王玉篇撰於梁大同九年是時齊魯詩已亡惟韓詩存故玉篇所載詩經文字訓義兼採韓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詩曰仲氏任只仲中也止部寯字下云夜也詩曰中寯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薨雖皆不言其爲韓詩然據釋元應衆經音義九引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牆有茨篇引韓詩中薨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竝與玉篇訓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訓義無疑矣又如女部嬽字下引詩曰嬽婉之求門部閔字下引詩曰高門有閔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李善文選注二引韓詩曰嬽婉之求嬽婉好貌經典釋文綿篇引韓詩曰閔盛貌皆與玉篇文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異文又無疑矣今於玉篇引詩有異義者必參觀而互證之凡說文所載三家異文而玉篇據以採入者概置弗錄蓋闕疑之義云爾

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
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鞮
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鞮賓有聲
鵕鶅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
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
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案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云云與尚書大傳說合
喬樅謹案鐘鼓樂之惟外傳五引詩作鼓鐘而此仍作鐘鼓
今攷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而不兼言鼓侯包言后妃
房中之樂亦但云有鐘磬而不及鼓疑韓詩之義訓鼓爲擊

不與毛同此所引詩當作鼓鐘爲是或據薛君章句有應門
擊柝鼓人上堂語以爲當兼備鐘鼓其義亦通
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鐘磬（隋書樂志杜佑通典百四十七引同）
喬樅謹案隋書經籍志云侯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包一
作苞攷北史房暉遠傳隋文帝問房暉遠曰自古天子有女
樂乎對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暉
遠之對蓋本韓詩也

葛覃

惟葉莫莫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文選八揚雄羽獵賦注又文選七潘岳籍田賦注）莫莫盛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三
國蜀志又云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後主時爲中郎將大鴻臚
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今攷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
卷漢常山太傅嬰薛氏章句是張杜二家章句已罕傳本故
不收載然則陸德明釋文李善文選注各書所引單稱韓詩
章句或單稱韓詩皆薛氏章句也盧文弨曰案毛詩維字韓
詩當作惟故云惟辭也

是刈是濩

韓詩曰刈取也濩漚也陸德明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刈毛詩作艾釋文云艾本亦作刈濩毛傳云煮之
也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注曰是刈刈取之是

濩煮治之皆與韓詩合是魯韓毛義並同李黼平曰說文濩
云雨流霤下則濩爲浸漬淋離之貌與漚字意同蓋謂浸漬
而煮之也

卷耳

不盈頃筐

韓詩曰傾筐欹器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傾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攷說文匚部匡飯
器筥也重文筐云匡或从竹又竹部筥籠也籠下云一曰飯
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筥籠爲籠籠筥下云飯敧也段氏注曰
危部敧隥也敧者頃側之意筥必頃側用之故曰飯敧宗廟
宥坐之欹器古亦當作敧器也然則詩之頃筐謂筐之半淺

半深者蓋卽箭之類其爲製不平故云斂器其受物甚少故云易盈也

我姑酌彼金罍

許愼五經異義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略

韓詩說曰金罍大夫器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作大夫器也周禮司尊彝疏引此云金罍大器無夫字盧文弨曰夫字乃衍文周禮疏所引是也喬樅謂據五經異義言諸侯大夫皆以金則金罍亦可云大夫器也

陟彼高岡

衆經音義廿五詩云陟彼高岡陟登也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詩之說毛傳訓陟爲升升亦登也元應衆經音義兼採毛韓二家有明著爲韓詩者如韓詩云曲京曰阿韓詩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是也有明著爲毛詩者如毛詩曰出言有章毛詩傳曰憂心慇慇是也閒有不著其爲韓爲毛者以毛傳鄭箋立於國學世所遵用韓詩亦經注尚存可攷而知故文從略耳今攷音義卷十九透迤下云迤又作佗同詩云透迤佗佗德之美貌也不言其爲韓

詩然據卷三委佗下引韓詩委佗德之美貌也可證十九卷所引亦皆爲韓詩說卷十二陶演下引詩云憂心且陶陶暘也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後漢書注八十上李善文選注三十四並引作韓詩則眾經音義所引之爲韓詩又可互證也

我馬玄黃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我馬玄以黃補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說見王風黍離篇

我姑酌彼兕觥

韓詩說曰一升曰觚觚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酒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飽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飽不得名觴毛詩正義又禮記左傳正義引並同

案韓詩說一升曰爵云云儀禮士昏疏引作內傳

喬樅謹案周禮梓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至五升曰散文同惟廣川書跋引韓詩作四升曰散四字是五之誤宋綿初云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爵盡角觸聲相近觚寡解適散訕觴飽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觥從光得聲廓從郭得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觥從光聲亦即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張大即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云何吁矣

薛君章句曰云辭也 文選二十五 傳咸詩注

南有杕木

陸德明毛詩釋文檖木韓詩本作杕

喬樅謹案釋文云馬融本並作杕又引說文以杕爲木高也攷說文又有檖字云下句曰杕與毛傳木下曲曰檖訓合然據爾雅釋木云下句曰杕則杕檖音義並同古得通用也

螽斯

續漢書順烈皇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 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七 補

喬樅謹案續漢書皇后紀並言后治韓詩能舉大義此所稱螽斯詩卽韓說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又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

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慚愧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喬樅謹案舊本無爲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上衍不可二字趙懷玉校本據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一引增刪

兔罝

肅肅兔罝

劉良文選注曰罝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文選三十七桓溫薦譙元彥表六臣注補

喬樅謹案劉良此說蓋亦本於韓詩攷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墨子之言必當時說詩者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舉閎夭泰顚以實之今案閎夭泰顚事正當文王與紂之時其說殆卽韓詩所本歟

施于中逵

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辭君曰中逵逵中九交之道也 文選十一鮑照蕪城賦注又二十顏延年釋奠詩注又二十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說文逵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逵从九首或作達王氏念孫曰逵從九首聲故與好仇韻也毛詩作逵逵在尤韻字從坴得聲讀如逐今韻逵逵並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知其誤

茅苴

韓詩曰茅苴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五十四劉峻辨命論注
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
喬樅謹案此所引蓋韓詩序太平御覽引作韓詩外傳誤也

采采茅苴薄言采之

韓詩曰采采茅苴薄言采之辟君曰茅苴澤瀉也茅苴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茅苴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文選辨命論注
喬樅謹案御覽七百四十二引韓詩曰茅苴臭惡之菜字不作草

韓詩曰直曰車前瞿曰茅苴 毛詩釋文

案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韓詩乃言茅苴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爲謬矣此陶隱居引韓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及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隱居誤記耶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茅苴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攷王會解作桴苴恐與詩之茅苴爲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所作而釋文序錄不言後漢書所謂宏作訓旨殆卽是也衛許皆習古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茅苴誤草爲木

劉峻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茅苴 補

漢廣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文選三十四曹植七啟注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文選十二郭璞江賦注）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文選四張衡南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

喬樅謹案文選卷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李善注引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可證此引外傳外字乃內之譌又太平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與南都賦注所引語合亦皆作

內傳不誤也

許氏說文鬼部魁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魁服

案初學記引韓詩曰遇二女妖服佩兩珠卽此

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得而求思薛君章句曰游女謂漢水之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後漢書注六十上文選卷十曹植七啟注又卷五十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又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又卷三十四曹植七啟漢廣之所詠覿游女于水濱補

曹植洛神賦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補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何焯亦以子建洛神賦之義爲本薛君章句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
濯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
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譚譚顏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
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奥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奥然而溢之坐置
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
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
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
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
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

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
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
行差遲乖人分其貲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
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檄謹案韓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與列女傳大致相同今
錄其文字異者別識於左

案列女傳婦人作浣
下婦人俱作處女
傳作我思譚譚邦氏
燂字之假借也
覽七十四引作何
婢子列女傳同
案御覽引作從列女傳同趙舍人懷玉
問於婢子
案舊作促御覽引作從
曰案上文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爲是

當據之改正

和暘我心 案列女傳作私復我心

僻陋無心 案列女傳作陋固無心

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 案列女傳此文上有過賢則賓四字

客之行差遲乖人 趙懷玉曰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

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案列女傳作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 文選十一王粲登樓賦注

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說文羕下引詩江之羕矣韓詩同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喬樅謂惠說尚未精審攷文選注引薛君曰漾長也是韓詩字作漾非作羕說文

羕下引詩與爾雅羕長之訓皆據魯詩文也

汝墳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 後漢書周磐傳注

後漢書周磐傳曰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歎迺解章帶就孝廉之舉 補

喬樅謹案據此則磐所誦乃韓詩也

惙如輖饑

毛詩釋文憂韓詩作惙

喬樅謹案說文惙憂貌讀與憖同眾經音義十六惙古文憖憖二形同釋文云調又作輖易林兌之噬嗑憖如周饑周卽輖之省文周輖調皆以與朝音近通假晉郭璞周詩言別在

斯須愁焉如朝饑正用汝墳詩語

魴魚赬尾王室如毳雖則如毳父母孔邇

辟君章句曰赬赤也毳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說文火部毳火也詩曰王室如毳

案詩攷載後漢書注引韓詩王室如毳今本章懷注作燬又外傳一引雖則如毳今本亦作燬皆誤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毳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霜露不使句本作不凋使說苑建本篇引作不使趙懷玉校外傳據說苑以凋爲衍字刪去

又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一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

順邶鄘不遜邶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邶坐語女雖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喬樅謹案荀子子道篇作衣與繆與不女聊楊倞注引韓詩外傳作衣予敎予與今本不同謝墉荀子校語云今外傳九作衣與食與曾不爾卽敎予疑是飤予之訛卽字疑是聊之訛趙懷玉亦云卽當作聊爲是

麟趾

吁嗟麟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文選三十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

召南

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采蘋

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蘋大蓱也爾雅釋草曰蓱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藻音瓢又曰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今據詩釋文引韓詩云云是蓱與蘋小大既殊浮沈亦異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攷作藻音瓢

當據以改正胡承珙曰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此言尤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漢書郊祀志注韓詩曰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案說文無鬺字鬲部羹鬻也从鬲羊聲玉篇鬻式羊切亦作鬺鬻同上廣韻鬻亦羹字集韻十陽鬻或作鬺鬺鬻類篇鬻或作鬺鬺鬻字即韓詩于以鬺之之異文也

喬樅謹案漢書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注云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于以鬺之二語爲證攷廣雅云鬺飪也是鬺爲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音香兩反服虔音義云以享祀上帝也正釋亨字師古以鬺亨爲一非是

鬺毛詩作湘古文同音假借字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家語廟制篇引詩薇蕨甘棠與韓詩文同隸釋載涼州刺史魏丕元碑作蘩芾金薤琳琅載漢湯陰令張遷碑作蘩芾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人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謂王吉也吉以韓詩教授爲昌邑中尉見漢書儒林傳及本傳

毛詩釋文剪韓詩作剗初簡反

勿剗勿敗

集韻上聲五剗剪也韓詩曰勿剗勿敗見二十六產剗字注

喬樅謹案據毛詩釋文及集韻是韓詩剪作剗與毛文異今本韓詩外傳引詩作剪蓋後人順毛改之耳

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補

馮衍說鮑永曰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補

藝文類聚孫楚賦曰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誦垂之罔極又張纘賦曰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卷八十一

喬樅謹案述職之說本於魯韓詩孫張兩賦蓋用韓義也

行露

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韓詩外傳一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喬樅謹案此與列女傳說合是魯韓詩同義爾毛詩作女女爾古字通用桑柔詩告爾憂恤誨爾序曾墨子尚賢篇引並作女是其證也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後漢書王渙傳注

喬樅謹案廣雅紽數也玉篇廣韻並云紽絲數也王氏廣雅疏證據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以證佗爲五數馬瑞辰曰今案佗字五父蓋取詩五佗爲義非必紽卽五數也釋文佗作它云本又作佗佗卽古他字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紽通佗蓋二絲之數

透迤透迤自公退食

韓詩曰透迤公正貌毛詩釋文

洪适隸釋費鳳別碑君有透迤之節自公之操補

喬樅謹案婁機漢隸字源上平五云禕隋出韓詩王厚齋詩攷云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隸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今據經典釋文於毛詩委蛇下云韓詩作透迤是禕隋非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透迤之訓也陳啟源曰毛詩委蛇傳以爲行可從迹韓詩透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卽毛敘所謂正直也

靁其雷

廣韻六脂靁雷也出韓詩

玉篇雨部靁隱也雷也補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玉篇靁隱也雷也似卽此詩注喬樅攷集韻云靁隱也隱殷古字通用靁訓隱雷隱或作轃亦作磈磈訓爲雷聲見通俗文及玉篇則靁亦當爲雷聲矣禮記玉藻端行頤雷如矢注云頤或爲靁釋文云靁音夷徐音追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靁音爲夷故殷靁古得通假

苶有楑

孟子音義苶有梅丁云韓詩作楑

毛詩釋文梅木名也韓詩作楑

案毛詩釋文言楑不言苶苶孟子音義言苶不言楑皆疏孫奭

音義引丁云者唐丁公著也其言可信武進臧庸輯韓詩遺說訛孫奭爲誤過矣

喬樅謹案芟集韻云草木枯落與漢書集注引鄭氏云殀零落也義同

傾筐撅之

玉篇手部詩云傾筐撅之補

喬樅謹案毛詩傾筐墜之傳云墜取也是毛氏古文以墜爲撅之段借韓家今文當用撅字爲正

迨其謂之

韓詩云迨願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迨爲願卽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也疑韓說以此詩爲父母之詞

小星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云實有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寔攷韓奕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寔實同聲頍弁箋云實猶是也爾雅釋詁實是也是音義並同

韓詩外傳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仕重道遠者不擇地

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
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
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
賤妾與韓詩說異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
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用韓說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入奉使類亦用韓詩義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云水一溢一否曰渚毛詩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爲渚文選二張衡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曰
四方皆有水中央獨高可居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劉熙釋
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爾雅訓義亦近韓
詩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今俗所謂水濱之洲
東坍而西漲者也毛傳云渚小洲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
枝分者溢而爲渚耳
何彼襛矣

毛詩釋文禮韓詩作茙
案家語孔子遊乎農山韓詩外傳九作戎山此禮茙古通之
證
喬樅謹案毛傳云禮猶戎戎也戎字當卽茙之省文戎又通

作茸旄邱詩狐裘蒙戎左傳云狐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艸部茸草茸茸貌然則戎戎猶言茸茸耳

騶虞

韓詩說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鐘師疏

案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攷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詩說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二

邶鄘衞

邶風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陸士衡歎逝賦注

李善文選注十六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深也

喬樅謹案韓詩此二語又見文選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注三十七劉琨勸進表注五十三稽康養生論注殷深也之訓義然上善雖不言其爲誰氏訓既引韓詩殷憂爲證知亦用

韓義也宋綿初云韓詩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通也
通俗文曰雷聲曰磕玉篇曰磕雷聲亦作轗毛詩召南殷其
雷釋文殷音隱北門憂心殷殷釋文殷於巾反又音隱
曹植洛神賦夜耿耿而不寐補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一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
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污
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

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
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
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
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
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
之能汙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
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
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立節篇亦載此文唯柳下惠作尾生爲異趙

懷玉曰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所謂成其信也說苑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又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九字本皆脫佚案無此二句則上下語意不完今據說苑補入

又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觔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

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
我不知其處誰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
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
務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
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
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
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韓詩外傳一荀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
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
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

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
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
哉

瘉擗有摽

瘉植黃初五年令夫遠而不可知者天也近而不可知者人
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補

瘉擗有摽

玉篇手部擗拊心也詩曰瘉擗有摽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擗本亦作辟今毛詩作瘉辟釋文云辟
本又作擘攷說文引詩作晤辟有摽字不從手作擗此毛氏
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皆作瘉擗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今文
陸氏音義云毛本又作擘者亦擗字之通假也

胡載而徵

韓詩云載常也（釋文）

喬樅謹案載毛詩作迭攷廣雅迭代也則毛詩迭徵當訓爲更迭而食韓訓載爲常文義與毛並異范家相詩瀋曰胡常而徵者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徵不照見我之憂思也此解爲得韓義迭得通載者迭與秩通載字葢載之或體巧言詩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又戴字注云讀若詩威儀秩秩是也載得訓常者韓葢以載爲秩之假借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又賓之初筵詩不知其秩烈祖頌有秩斯祜毛傳並云秩常也是其義已

燕燕

王氏詩攷燕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喬樅謹案此詩攷引李迂仲語也今據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云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後漢書皇后紀言鄧后年十二通詩是時毛詩未立學官鄧后之語本於三家而與定姜送娣之說情事相合則是用韓詩也迂仲之言殆非無徵范氏補傳以爲定姜歸其婦此本劉向列女傳語乃魯詩之說非韓詩也

佇立以泣

曹植卞太后誄佇立以泣補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一切經音義九

案玉篇三人部引詩仲氏任只仲中也不云韓詩然與毛鄭義異而仲中也三字又與衆經音義引合則皆韓詩無疑也

日月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九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一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涙者死之曰宮女繯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報我不術

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文選五十五劉峻廣絕交論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述本亦作術宋綿初云述術音義同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注云

術省當爲述省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勅修孔廟後碑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傳術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唐君頌毓樂道述義又作術是其證也

終風

終風且暴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

辭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文選二十四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爲西風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胡承珙曰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曀也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升古文終又冬古文作㚔又泰古文作㚔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眾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眾爲終集韻眾古作㒳列子周穆王篇齊侁爲右殷敬順釋文齊篆作泰㒳與齊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胡說亦通

謔浪笑敖

韓詩曰浪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爾雅舍人注曰浪意萌也意萌邢疏

引作意朗臧庸堂據邢疏舊本定萌字爲誤馬瑞辰曰朗謂高朗放浪與高朗義近放浪則意氣高與韓詩浪起也義通

願言則噎

玉篇口部噎噴鼻也詩云願言則噎

喬樅謹案毛詩作悳傳云悳劫也釋文悳本作噎又作憄崔云毛訓悳爲劫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故是也不作劫字鄭箋讀憄爲不敢噎咳之噎今俗人噎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今據玉篇引詩直作噎字是據韓詩之文鄭君先通韓詩此箋即用韓義改毛也

壎壎其陰

韓詩章句曰壎壎天陰塵也 詩攷引董氏云

喬樅謹案說文日部暗陰而風也詩曰終風且暗又土部壎天陰塵也詩曰壎壎其陰又玉篇土部云壎天陰塵起也是暗與壎字異而義亦殊馬瑞辰曰暗則陰而有風壎則不必有風而常陰有塵韓詩作壎壎爲正字毛詩作暗暗段借字也胡承珙曰天陰塵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

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曰暗暗其將暮兮李賢注暗暗陰晦貌也詩曰暗暗其陰 補

喬樅謹案敬通用韓詩暗暗當作壎壎爲正此後人轉寫依毛詩改之

擊鼓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韓詩說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詩正義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引異義
案周禮鄉大夫及大胥疏禮記王制正義後漢書注四十七
引異義韓詩說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引白虎通曰王命法
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
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鬬人父子也與韓詩傳說
同又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
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三
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韓詩說二
十行役亦與周禮國中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說合
死生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釋文
喬樅謹案李善注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又引韓詩章句曰括
約束也韓詩解契闊爲約束是以契闊爲絜括之段借說文
系部絜麻一耑也段氏注云一耑猶一束也手部括絜也又
人部係絜束也又系部約纏束也玉篇絜結束也約束也絜
括之爲約束此其義已胡承珙曰死生絜括者言死生相與
約結不相離棄也後漢繁欽定情篇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
脫魏武帝短歌行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
恩此皆以契闊爲約結之義正與韓詩說同
于嗟闊兮
毛詩釋文洵韓詩作夐夐亦遠也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高誘呂氏春秋盡數篇注亦引詩作于嗟矍兮按矍亦遠也是陸氏語因毛傳云洵遠故此云亦遠也喬樅謂高誘呂覽注云矍遠也引詩于嗟矍兮爲證自是三家詩訓義云然陸氏第蒙毛傳洵遠之訓故於韓詩矍下加亦字耳矍遠之義要本諸韓故非陸氏意揣之語也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卷九百二十三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當本是雙聲喬樅謹案段氏玉裁云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當本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爾喬樅案宋槧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字乃反之譌疑韓詩本作簡睆黃鳥轉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爲反字攷說文目部睆白眼也引春秋傳游睆字子明爲證是睆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睆與顏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聲高誘注讀鄭游睆之睆說文聲轉目視也集韻云聲同睆則睆即聲之通假也簡亦當爲睍之通假說文睍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睊曰睍方言云睍略睊也吳楚江淮之間或曰睍或曰略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睊玉篇睍睊也廣韻睍睆並訓爲目多白貌目睊睞則睛多白是睍睆皆謂目之轉視流睊故爲顏色之悅也其義亦通又毛傳云睆好貌睆睆之義亦宜爲睊睞陳思王洛神賦所謂明眸善睞者是也若如說文訓睆爲目出玉篇訓睆爲出目則不得云好貌睆睆盖即睍睆之假借毛詩角弓見睆聿消荀子書作宴然

聿消此見宴字通之證睆集韻云或作睕此睆睕字通之證
說文暖目相戲也方言暖睹也東齊曰暖吳揚曰睹凡以
目相戲曰暖玉篇睕小嫵媚也新臺詩燕婉之求說文引作
暖婉之求暖睕亦卽暖婉皆好貌也
雄雉
雄雉于飛
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九潘岳射雉賦注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闓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
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
搔首踟躇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

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案據外傳是韓詩以此篇與靜女爲類說苑引詩亦同惟悠
悠作遙遙葢從魯詩之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惟滅迹於
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利者爲無害不
一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
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
一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曰至心曰厲（釋文）

喬樅謹案魯詩訓云以衣涉水曰厲見包咸論語注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亦魯詩之學也韓詩至心曰厲卽所云由帶以上其義與魯詩同

韓詩外傳一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有嚴善列中中第五等卽外傳所云莊之善避明帝諱改莊字爲嚴也新序義勇篇正作莊善無之字俗本外傳作仕之善者古莊壯通用因譌壯爲仕趙懷玉校本據新序改正是已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義疑義又善之譌字也

煦日始旦

群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文選五十五陸士衡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煦日毛詩作旭日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文與韓異攷說文煦烝也一曰赤貌一曰盈潤也又曰部昫日出盈也盈義與暖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旦明鼓五通爲發昫是昫亦訓爲日始出旭昫一聲之轉韓詩煦字當亦昫之通假胡承珙曰易旰豫釋文旰姚作旰云日始出引詩旰日始出今攷姚所引詩當作旰从干不从于說文玉篇皆無旰字說文旰雖訓晚然日部又云暻旰也玉篇暻明也旰也是旰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皓旰景福殿賦皓皓旰旰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毛詩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案旰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旰日

始旦與姚氏同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周禮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

喬樅謹案荀卿書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韓詩語與荀子同胡承珙曰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君則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仲春爲婚月按毛韓之義皆本於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弟十二始弟合男女秋三弟十二始弟合男女管子所謂秋始弟在白露之後即荀子之霜降迎女也春始弟在清明之後即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

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
婦始秋分管荀皆周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說皆後先脗
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
蓋鄭說本於馬融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女惡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
嘒彼小星喻妾侍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
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
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其實鄭正據
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
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
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自
是霜降之候正以昏禮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
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
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
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
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
二年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
時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說甚精碻

招招舟子

韓詩云招招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招招號召之貌此云聲者攷王逸楚詞注

云以口曰召以手曰招號召必手招之故毛以貌言手招亦必口呼之故韓以聲言也合毛韓二家其義始備

谷風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文選三十九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將軍表注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釋文云黽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攷毛詩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然則此谷風黽勉同心魯詩當亦作密勿同心與韓詩文同爾雅釋詁黽沒勉也郭注云黽沒猶黽勉釋文黽本或作僶說文黽古密字儀禮士冠禮設扃鼏鄭注云古文鼏爲密是爾雅黽沒卽魯詩密勿之通假也馬瑞辰曰黽勉密勿皆雙聲字故通用玉篇蚰部黽勉也黽又黽字之俗耳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閔免遯樂師古注閔勉猶黽勉也並字異而音義同閔免又轉爲文莫說文忞自勉强也慔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菴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强爲文莫是也黽勉皆爲勉故釋文曰猶勉勉也勉亦作勿勿祭義鄭注勿勿猶勉勉是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攷引外傳

案今本韓詩外傳禮作體與詩攷引異

韓詩外傳九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

中心有違

韓詩曰違很也釋文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怨違很也郎本韓詩訓義毛傳違離也鄭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於將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胡承珙曰毛訓違爲離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案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卽行難之義毛韓鄭三說略同馬瑞辰曰韓詩蓋以違爲愽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心有怨也其義亦通

混混其止

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踖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喬樅謹案禮毛作體今本外傳乃後人據毛所改攷韓詩外傳五云禮者則天地之體是禮字本訓體故體禮得相通假馮登府云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廣雅釋言禮體也義皆本韓詩又問孰存三字舊本無之今據列女傳母儀篇補玉篇艸部葑蕪菁也詩曰采葑采菲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葑須也菲芴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蔊之類也此直以葑爲蕪菁當据韓詩之說

玉篇水部混水清也詩曰混混其止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湜湜持正貌與此文異訓異知玉篇與說文水部引詩皆據韓家之文白帖七引詩亦作湜湜其止唐惟韓詩尚存尤足證玉篇所引之爲韓詩異文也

毋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 釋文

喬樅謹案周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說文云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句亦聲馬瑞辰曰梁與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卽言發笱笱從竹句會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之使其口可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書王君廓傳云君廓無行善盜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縚者以笱承其頭不可脫乃奪縚去今時取魚者亦多爲逆刺有門可開淮南兵略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喬樅謂韓詩訓亂是以發爲撥之通借釋名釋言語云撥播也播使移散也移散卽亂之義梁者築堰以障水中爲關空以曲竹作笱而取魚以笱承梁之空笱之曲竹非一必理之使與關空相承乃可以捕魚故云無亂我笱謂勿移散之使魚得脫也馬以韓詩訓亂爲失疏矣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一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

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從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匍匐魯齊詩作扶服文與毛韓異匍匐毛傳無訓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其義卽本於韓故鄭箋云匍匐言盡力也葢用韓義申毛

又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征强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乎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售布救反唐石經初刻售字作讎後磨改爲售字段氏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尙多用讎阮氏校勘記云考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今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亦爲售字葢俗通用之

有洸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潰潰怒也怒亦不善之貌義與韓同詩有洸有潰而此引作潰潰者長言之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皆以洸洸潰潰重文言之與此正同禮記樂記引詩肅雍和鳴而釋之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是其例也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又曰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悅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又外傳九修身不可不愼也嗜欲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
患生於忿怒禍生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
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
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
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簡兮

方將萬舞

韓詩曰萬大舞也初學記一
十五

喬樅謹案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廣雅云萬大也
正用韓詩訓義大舞對小舞而言自當兼文舞武舞二者故
毛傳亦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鄭箋釋萬舞爲干
舞籥舞爲羽舞謂碩人多材多藝言文武道備說者以箋爲
易傳今案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籥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
也籥者何籥舞也鄭君蓋據以爲說然公羊此傳於萬中別
籥舞耳非專以萬之名屬之干舞也五經異義引公羊說樂
萬舞以鴻羽此可爲萬兼羽籥之確據推鄭箋之意蓋以萬
舞先干戚而後羽籥此詩二章方言執籥秉翟故於首章但
言干舞非以萬舞爲獨有干戚而無羽籥也左氏隱五年傳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亦足爲萬兼羽籥之
明證孔氏正義謂羽爲籥不得爲萬引孫毓評以毛爲失過
矣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義皆與毛同

碩人扈扈

韓詩曰扈扈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碩人俁俁傳云俁俁容貌大也文與韓異攷禮記檀弓爾毋扈扈鄭注云扈扈謂大也是扈扈本訓爲大容貌大卽美之義也馬瑞辰曰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俁從吳聲故義亦爲大俁扈音近美大亦同義俁扈通用猶左氏圉人犖公羊傳作鄧扈樂扈卽圉之假借也

左手執翭

玉篇翭部翭樂之所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詩云左手執翭今作籥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籥傳云籥六孔與此說異則此所載是據韓詩之說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八孔古樂失傳師述各據所聞故說多不同耳

右手秉翟

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爲羽 毛詩疏引異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許君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今據韓詩說則不以翟爲雉屬矣段玉裁云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器狄羽也正釋韓詩秉狄之訓段說是也

泉水

祕彼泉水

毛詩釋文毖韓詩作祕

篇海祕璧吉反韓詩云祕刺也

喬樅謹案祕字訓刺者方言十二云柲刺也祕柲音同義通

韓詩訓祕爲刺蓋以祕爲泌之叚借泌字同潭朱菽詩膚沸

濫泉說文引作澤沸濫泉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公羊昭五年傳云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是正

出卽直出之義刺說文訓直傷也是刺亦有直義廣雅釋邱

云邱上有水曰泌邱水出邱上卽正出之直泉故稱曰泌邱

也

飲餞于坭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二十謝靈運送孔令詩注又四十六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毛詩釋文禰地名韓詩作坭

喬樅謹案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禰釋文禰劉本作泥作泥者亦三家詩之異文段氏玉裁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卽泥中之地廣韻坭地名段說是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又爾雅泥邱釋文云本又作坭是泥坭字同之證

北門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
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義皆同韓詩毛傳
訓敦爲厚胡承珙曰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
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促迫
毛言敦厚猶云敦篤其實與韓同意也

室人交徧謰我

韓詩曰謰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或作催韓詩作謰
今攷說文催相擣也引室人交徧催我與釋文所云或本合
毛詩摧沮也鄭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是鄭用韓詩謰字爲義
故以爲刺譏之言謰訓爲就者廣雅釋詁云謰就也正用韓

詩之訓馬瑞辰曰謰就以雙聲爲義就通作蹙蹙與蹙同廣
雅蹙罪也廣韻蹙迫也與玉篇謰謫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爲
說之誤未確

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謙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
者有謙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
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
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
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
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
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謙

仁者也傳曰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廉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礙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又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礙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又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崖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投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已焉哉無亦字又今爲濡足之故句本譌作儒雅之故今據新序節士篇改正

曹植求通親親表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補

北風

攜手同行

曹植七啟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補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躇

韓詩曰靜貞也文選十五張衡思元賦注又十九宋玉神女賦注又二十曹植洛神賦注

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躇薛君曰踟躇躑躅也文選十五思元賦注

案愛而不見二語又見文選琴賦注搔首踟躇句又見向秀思舊賦王褒洞簫賦左思招隱詩何劭贈張華詩注惟禰衡鸚鵡賦注引作踟躕誤今本韓詩外傳亦誤作踟躕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闚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足部云踟躇不前也又云躊躇逗足也踟躕卽踟躕躊躇卽躑躅逗足者不前之貌也廣雅云躊躇踟躕亦卽躑躅猶豫者不前之意也皆以雙聲疊韻字相通用音近故義亦同

新臺

新臺有灑河水浼浼

韓詩曰濯鮮貌泥泥盛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新臺有洒釋文云韓詩作濯音同又河水洗洗音尾段氏玉裁曰按此必首章新臺
洗釋文云韓詩作泥泥音同
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濯泥字與泚瀰同部與洒洗不同部
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濯鮮貌毛傳洗洗盛貌是其爲首章
異文陸德明誤屬之二章也馬瑞辰曰按洒與洗雙聲古通
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注洗新也又與銑通韋昭
晉語注銑猶洒也韓詩洒作濯者玉篇濯與濯同詩有濯者
淵本或爲萃洒通作濯猶洗通作萃皆異部假借也儀禮釋
文洗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是其類矣段謂濯爲泚之異
文非也說文繫傳引詩新臺有濯云字本作濘說文濘新也

廣韻濘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濯爲鮮同義又說文潤字注
水流洗洗貌洗與潤音相近洗洗卽潤潤之段借玉篇泥泥
水流貌洗洗通作泥泥猶勉勉通作亹亹皆一聲之轉也段
以韓字泥泥爲上章瀰瀰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
字古亦通用也

嬿婉之求

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文選西京賦注
玉篇女部詩云嬿婉之求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燕婉傳訓燕爲安說文作曕云目相戲從
目晏聲詩曰曕婉之求字皆與韓異許氏所引葢齊魯之異
文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

喬樅謹案蟾蜍卽蟾蠩淮南子原道訓云蟾蠩捕蚤高誘注曰蟾蠩蝦也蝦卽戚施說文黽部黿云无黿脣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黿黿其行无无從黽從无无亦聲重文鼉云黿或從酋黿云鼉黿脣諸也詩曰得此鼉黿言其行黿黿从黽爾聲許所引詩與魯韓毛文並異蓋據齊詩而其訓釋則與韓詩說合曰其行黿黿又曰其皮黿黿其行无无皆喻其醜惡之貌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一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
校

韓詩遺說攷三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三

鄘風柏舟

母也天只

三國志曹植疏柏舟有天只之怨補

實惟我直

韓詩云直相當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實惟我特傳云特猶匹也特字古與犆通禮記少儀不特弔釋文云特本作犆爾雅釋水士特舟釋文云特本作犆此特犆字通之證直義又與特犆同周官小胥士

特縣賈子新書作大夫直縣直縣卽特縣也禮記郊特牲首
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犆呂覽忠廉篇高誘注特猶直也荀
子勸學篇楊倞注特猶言直也此特直義同之證韓詩訓直
爲相當值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云直亦當
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
解引孟康曰直値也又匈奴傳曰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
字例以直爲値是已

牆有茨

中冓之言

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釋文

玉篇冂部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冓本亦作𡍮臧鏞堂曰此雖不言韓詩
然與釋文引合則爲韓詩無疑喬樅謂魯家亦訓中𡍮爲中
夜見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是魯詩之說與韓詩同

不可揚也

韓詩云揚猶道也 釋文

喬樅謹案揚毛詩作詳與韓文異廣雅揚說也說亦與道義
同馬瑞辰曰毛詩詳字卽揚之同音假借三章不可讀也傳
訓讀爲抽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
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
本韓詩則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韓詩曰佗佗德之美貌 釋文

韓詩曰逶佗德之美貌也 眾經音義三十九

喬樅謹案韓詩於羔羊詩逶迤訓爲公正貌逶迤與逶佗同故此詩委委佗佗訓爲德之美貌也毛傳云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德平易也毛所云行與德對文當讀爲德行之行非謂其行步之美也爾雅釋訓禕禕佗佗美也舍人注云禕禕者心之美引此詩云禕禕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委佗並訓爲德之美貌正合是魯毛訓義皆與韓同李巡孫炎訓爲容儀行步之美自是注爾雅者別爲一解詩正義引李孫說以證毛詩之行可委曲從迹爲行步之步其說非是

委卽禕字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云禕美也是禕爲德之美又大元元擁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他卽佗字泰謂安泰是亦德之美也

玉之瑱也

玉篇耳部詩云玉之瑱也瑱充耳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瑱亦作𤫩本亦作瑱攷說文引詩作玉之瑱兮毛詩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釋文於瑱下不言本或作𤫩則毛本諸家均無異字知野王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助也 釋文

喬樅謹案援毛詩作媛魯與毛同並訓爲美女釋文本作援
取也許煖云爾雅美女爲媛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此取字
乃助之譌臧鏞堂云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當是
從韓詩說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釋文

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案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
與頑非匹耦與韓詩合鄭用韓義箋毛也
喬樅謹案乘匹謂乘居匹處列女傳曰夫關雎之鳥猶未嘗
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

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關雎鷙而有別性不雙侶故君子美之
以爲淑女好逑之詠鶉鵲雖乘居匹處然尚能不亂其類故
詩人以刺宣姜謂曾鶉鵲之不若也
曹植魏德論謳鵲之彊彊詩人取喻補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 詩攷引外傳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而字作之改與毛詩同詩攷所引
蓋未改之本也今據之改正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
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
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

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定之方中

星言夙駕

韓詩云星精也（釋文）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星雨止星見姚鼐曰古晴字本作暒暒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晨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晨辰之晨此詩偶存古字耳胡承珙曰案說文姓雨而夜除晨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晵雨而晝姓也晵字從日故屬之晝姓字從夕故云夜除晨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即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晨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葢四字總言夜晴以明豫戒僮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作姓亦作暒（見懲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暒二形同）孟康曰暒精明也是已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姓則與晴同不當以晴釋星不知漢初已多用星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即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勒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案姚胡兩說良是

曹植應詔詩星陳夙駕（補）

蝃蝀

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

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同上

喬樅謹案韓說與齊魯同義易林蠱之復曰蠐螬充側佞人

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後漢書郎顗傳曰凡卵氣乘陽則

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卵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蠐螬者也皆以蠐螬爲卵氣乘陽人君

淫佚之徵

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

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徵的而後能見八月

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髖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

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

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

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

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也賢者不然精氣闓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

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

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

故稱之日月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知命不待命也韓詩以命爲壽命之命

指年壽而言義與毛異趙懷玉曰三月徵的大戴禮本命篇

作徹昀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戴禮作徹昀說苑辨物篇作達眼八月生齒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禮同又而字衍大戴禮說苑皆無今據刪三年腦合說苑作頤合大戴禮作瞎合瞎爲目童子精似不當言合或云从月亦無攷家語本命解作腮合喬樅謂作頤者是也外傳作腦合亦通

相鼠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又佚勞過度者舊脫去佚字度字此據說苑及家語補之

又曰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五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反側之民牧而

試之須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五疾之民上收而事之官
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
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外傳此節文字譌脫幾不可讀趙懷玉校語云遂
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九字當在須而待之之上舊脫在則
歸之庶人句下案荀子王制篇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
須而待之外傳本作遂傾覆之民文殊舛錯又須而待之須
字本皆譌作傾致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
也今並據荀子校正遂字當爲衍文下文反側之民上收而
事之官而衣食之反側二字今從荀子改作五疾語方不繆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尊居無
禮節也鄭氏卽用韓義爲解廣雅釋言云止禮也荀子大略
篇傳曰盈其欲而不慾其止楊倞注亦以止爲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
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
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
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
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又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强

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阨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同趙懷玉校本云由禮則和節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趨步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字誤爲移也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荀子補正荀子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故人無禮則不生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屬下句今案行字衍王乃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韓詩外傳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

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請去禮三字舊脫今據新序刺奢篇補之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補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圍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矜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

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喬樅謹案闡字舊皆譌作闖攷公羊宣十五年傳載莊王圍宋事作乘堙堙上城具也外傳假用闡字因譌作闖耳吾今得此句吾下衍子字今据趙懷玉正本刪

載馳

歸唁衞侯

韓詩曰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也 眾經音義十三

喬樅謹案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人使夙沙衞唁之服虔注曰弔生曰唁又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詩之唁亦據失國言之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外傳一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水行曰涉攷淮南修務訓跋涉喬樅謹案毛傳云草行曰跋山川冒蒙荊棘高誘注曰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犯荊棘冒蒙荊棘即草行之謂韓說與毛訓雖微異而義實相成也

一又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衞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衞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

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一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我爲爾非不臧我思不遠

案外傳所謂衛女得編於詩當卽指載馳篇故下引是詩之

詞葢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大夫問於兄弟義不得歸許穆夫人欲歸國而唁其兄是以許人尤之而轉責其大夫之稱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無我有尤違禮徇情咎人恕己此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編於詩也然而閔國之亡憂民之困其志則可悲卒止於義而守其防孟子以爲行中孝慮中聖不虛矣又列女傳三載衛女事甚詳亦言女作載馳可證趙舍人懷玉云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未可謂卽指此葢攷之不審耳

許人尤之

群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文選二十五盧湛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訓尤爲過釋文云尤本亦作訧攷論語憲問

不尤人鄭注云尤非也文選陸士衡文賦練世情之常尤注亦云尤非也皆用韓詩訓義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于大邦控赴也 眾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傳云控引鄭箋云今衞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與韓詩訓控爲赴義別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詩之控于大邦卽赴告大國之謂也鄭注儀禮旣夕云赴走告也其義是已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則未嘗不遺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衞風

淇澳

綠藻猗猗

韓詩曰藻篇菉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云竹韓詩作藻石經同臧氏玉林以石經爲魯詩非也攷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言其閒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則陸所云石經同者亦指石經所載韓詩之異文非謂魯詩同韓作藻也李匡乂資暇錄云藻音篤篇竹攷說文藻水篇菉也從草水毒聲讀若督篇竹乃篇菉之假借耳

有斐君子

韓詩曰斐美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文貌今攷廣韻斐好貌好亦即美之義也

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曰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之絞乎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喬樅謹案今俗本韓詩外傳瑳作磋非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又引方言曰錯鑢亏名也說文曰鑢錯銅鐵也宋綿初云磨錯當上下互易以諧韻韓詩文本作如錯如磨今本外傳引作琢者後人順毛所改束晳補亡詩白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卽用韓詩之語歟

瑟兮僩兮

韓詩曰僩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僩爲美盛以爲嫻字之假借賈子新書傳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僩與野對則義當爲嫻雅故韓訓爲美貌

赫兮宣兮

韓詩曰宣顯也 釋文

喬樅謹案宣毛詩作喧傳云威儀容止宣著也與韓同義爾雅釋訓作烜陸氏音義云烜者光明宣著是魯詩雖文異而義皆同廣雅釋詁曰烜明也明猶云顯亦卽宣著之謂

綠藻如簀

韓詩曰綠藻如簀簀積也 釋文

案文選注引簀積也乃韓嬰傳下引辟君曰則韓詩章句也

王氏詩攷脫辟君曰三字是以內傳與章句混而爲一矣

喬樅謹案毛韓並訓簀爲積是以簀爲積之假借陳啟源曰平子西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攷平子皆屬魯詩然則魯詩之文殆作棻竹如積歟

考盤

考盤在干

韓詩曰干墝埆之處也 釋文

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文選左思吳都賦劉逵注又讀詩記六

案文選注引干字訓與釋文不同蓋內傳也盤毛詩作槃干

一毛詩作澗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夾水曰澗小雅秩秩斯干傳曰干澗也是干澗二字古通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並云山間澗水也韓詩以干爲磽确之處者干亦厓也干爲山澗厓岸之地故以磽确言之謂地之口薄者也詩邱中有麻毛傳以邱中爲磽确之處與此同義又訓地下而黃者胡承珙曰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君易注云干者水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

考盤在阿

韓詩曰曲景曰阿（眾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曰曲景曰阿景字乃京之誤

阿眾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

碩人之過

韓詩曰過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過毛詩作邁傳云寬大貌韓詩訓過爲美貌與毛傳寬大義相近邁字當卽過之叚借廣韻過美也義本韓詩

鄭箋以邁爲飢意段玉裁謂邁卽窶之叚借漢書楊王孫傳窶木爲匱服虔曰窶空也淮南子窶者主浮注窶空也讀如科條之科是邁窶古音同其說是也然叚並以毛訓寬大爲亦取空中之意則義近牽强矣

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倩本又作蒨韓詩倩或亦爲蒨字故以蒼白色釋之又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郭璞注上林賦訓同則倩當與靚通然蒨字自是倩之假借毛傳倩好口輔說文倩人美字也人之美貌爲倩笑之好貌亦爲倩盼毛傳云白黑分說文訓與毛傳同白黑分則瞵之黑色益顯故韓詩以黑色言之耳

朱幩儦儦

玉篇人部詩云朱幩儦儦盛貌也 補

喬樅謹案儦儦毛詩作鑣鑣傳云盛貌攷鑣字訓爲馬衒是鑣乃儦之叚借玉篇據韓詩今文故字作儦儦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正義引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卽是罷也釋文引禮記云朝廷曰退退朝亦曰罷朝此大夫夙退者謂且早罷歸也

施罛濊濊

韓詩曰濊濊流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釋文濊下又引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說文云礙流也李黼平曰按如馬說則

釋罟而已河流盛大亦非一罟之所能礙韓詩云流貌得之
葢謂眾初入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說而毛義益顯矣胡
承珙曰詩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眾則於水似
礙說文此語最善形容葢與毛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眾
與水言之馬瑞辰曰濊濊葢施之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
施之水中即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
與毛詩義亦相成施眾水中有礙水流而水仍流實似礙而
不礙也

鱣鮪鰿鰿

毛詩釋文發發韓詩作鰿鰿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發盛貌釋文引馬融云魚著網尾發發
然發葢即鰿之省文又說文魰鱣鮪魰魰從魚友聲段氏注
以篇韻無魰字爲疑馬瑞辰曰友發古通用據集韻魰或作
鰿是魰魰即韓詩鰿鰿之異文

庶姜孽孽

韓詩曰孽孽長貌釋文
喬樅謹案孽毛詩作孼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築爲孼臺高
誘注云孼當作孽孽與孽音同詩云庶姜孽孽高長貌也高
用魯訓與韓義亦同是三家文皆作孽矣

庶士有朅

韓詩曰朅健也釋文
喬樅謹案朅毛詩作揭傳云揭武壯貌義與韓詩同伯兮詩

邦之桀兮毛傳云桀特立也特立卽健之義健亦武壯之貌
揭說文云去也毛詩揭字葢皆偈之叚借偈桀音義相近廣
雅釋詁二偈健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偈健也毛詩伯兮
揭兮傳云揭武也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文選高
唐賦序注引韓詩云偈桀健也是揭偈桀三字義近通假之
證

㾗

㾗之蚩蚩

韓詩曰㾗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㾗民也韓以㾗爲美貌者據詩言蚩蚩故
云然耳小爾雅廣言曰蚩戲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倉頡

云蚩笑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兩引說文
蚩笑也李善云嗤與蚩同說文無嗤字欠部欨下云欨欨戲
笑貌蟲當卽欨之或體蚩蚩爲戲笑貌此婦人追本男子誘
己之時與己戲笑已悅之而以爲美也又毛傳云蚩蚩敦厚
之貌正義申毛謂顏色敦厚己所以悅之是亦以㾗之蚩蚩
爲美詞

將子無怒

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文選甘泉賦注

泣涕漣漣

玉篇水部詩曰泣涕漣漣漣漣淚下貌補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漣漣二字均無訓義玉篇所釋是用韓

詩之說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 釋文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謂卦兆之體也禮記引詩體亦作禮鄭注訓履爲禮與毛詩義異禮注多用齊詩韓詩訓履爲幸也者郝懿行曰爾雅履福也幸者趨吉而免凶亦福之意喬樅謂漢書伍被傳注幸非望之福也履義訓福故引申旁通之其義亦得訓幸耳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曰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慕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喬樅謹案心欲安句安字舊譌作兵語不可解當是安字之誤今爲校正

靡室勞矣

韓詩曰靡共也 易中孚釋文

喬樅謹案此詩靡字毛公無傳鄭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然詳詩下文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早夜操作已非一朝則上文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當言三歲之中同居共苦方與下語氣一貫自宜以靡訓共其義始合又列子說符篇强食靡角勝者爲制注引韓詩外傳曰靡共也

言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外傳疑內傳之譌

竹竿

檜楫松舟

環氏吳紀孫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張尚對曰三國志張紘傳裴松之注引留補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

喬樅謹案張尚父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知尚於詩當亦習韓家也

芄蘭

垂帶悸兮

韓詩曰悸垂貌釋文

喬樅謹案悸毛詩作悸傳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是亦以悸爲垂貌悸字葢悴之叚借悴說文云草聚貌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慁聚也是悴慁義通說文又云欒垂也從心系聲廣雅釋詁二欒聚也集韻云欒或从木作欒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欒兮欒謂佩玉垂貌也說文垂草木花葉垂象形草木花葉皆以聚故而下垂故悴欒又並爲垂貌

能不我甲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狎

喬樅謹案毛詩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甲狎古今文惠氏棟云釋文引徐邈音甲爲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

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

伯兮朅兮

韓詩曰朅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十九宋玉高唐賦注

玉篇人部朅武貌詩曰伯兮朅兮

喬樅謹案朅毛詩作揭訓爲武貌揭字卽朅之通段玉篇所引雖不言何詩然朅字與文選注引韓詩文同則其爲韓詩無疑也段玉裁據說文仡勇壯也引周書仡仡勇夫謂揭爲仡之段借然不如從韓詩朅字尤爲郅碻

邦之桀兮

玉篇人部桀英傑詩曰邦之桀兮傑特立也補

喬樅謹案傑字毛詩作桀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作傑字爲正眾經音義五引詩亦作邦之傑兮與玉篇同皆據韓詩之文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李善文選注二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說文云殳以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爲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居旅賁之官是也

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辟君曰諼草忘憂也 文選二十五謝惠連西陸遇風獻康樂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注又引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與毛詩文同諼諠古相通謝惠連詩曰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注引韓詩又作萱草此順謝詩所作字耳其引辟君章句字仍作諠云萱與諠通又說文云憲令人忘憂之草也詩曰安得憲草重文蔆云或從煖萱云或從宣諼諠皆以同聲通假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三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塞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案此錯引揭羽有狐二詩是韓氏以有狐爲貧困之作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後漢書郅惲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芥放逐孝子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二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厤數
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
安故惲說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
惲再遷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辟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
已兄不得憂憶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
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
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
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
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
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
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
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
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
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
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
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喬樅謹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舊脫今據文選四子講德論註引外傳文補之蒼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倉蒼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篤傳作唐溪是其證也

玉篇心部慆憂也詩曰憂心慆慆 補

眾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慆慆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眾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補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厤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而范書劉寬傳皆略而不載疏矣

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補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佸會也韓詩訓佸爲至蓋以爲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舝德音來括訓括爲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佸此括佸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佸韓云佸至也毛云佸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佸其義一也佸括會古聲義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辭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鐘篇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謂達陽氣也是陶陶爲暢達之意暢對鬱言之人意鬱則憂思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蓷

韓詩曰薙莞蔚也 釋文

韓詩對曰薙益母也 陸璣草木疏

案陸璣草木疏云韓詩及三蒼說俱云薙益母也益母即莞蔚別名廣雅釋草云益母莞蔚也是已

玉篇艸部萑薙莞蔚也詩曰中谷有薙 補

喬樅謹案此亦釋薙爲莞蔚與釋文引韓詩說合是玉篇所引據韓詩之訓也

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二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喬樅謹案惙毛詩作啜傳云啜泣貌釋名啜惙也心有念惙然發此聲也是啜惙音義並同胡承珙曰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弃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傳寫者誤倒之

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胡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蹤之貌也 眾經音義二十三 又華嚴經音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正義曰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珙曰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

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卷八百三 十一 補

喬樅謹案說文罬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罬重文罦云罬或從孚則罦乃罬之或體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又辟君曰張羅車上曰罿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尒疋釋器云䍐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罔以掩鳥古者掩雉兔

之網可以同用覆車之爲製有兩轅中施罘以捕鳥卽薛君所謂張羅車上者是也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

大車

毳衣如菼

韓詩外傳曰菼異色之衣也列子釋文下補

喬樅謹案毛詩毳衣如璊釋文云說文作毾云以毳爲罽也解此毾云玉頯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穮玉色如之今攷說文云穮以毳爲繡色如蓼故謂之穮蓼禾之赤苗也从毛穮聲詩曰毳衣如毾許所引詩據三家今文蓼卽蒨字見集韻二十三魂毛詩作璊說文引詩作毾皆穮之假借耳列子釋文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菼字蓋毾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菼菼菼爲草色二章毳衣如菼菼爲麻色穮菼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菼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穮麻之異色者爲菼菼字从賣賣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瑞辰曰皦皎皆當爲曉之假借說文曉日之白也又曰敫光景流貌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
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
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蓆爲大惟說文云蓆廣多
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
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
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
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
曰樂哉今日之驕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
驕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

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
驕來驕來女不驕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
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疏云御車在
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驂如舞者謂其騑驂之安
行皆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

又曰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
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
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
然而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
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
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
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
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
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
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並載此事揭席而起句
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躐席疑外傳本作躐席躐乃躐之俗體
因而譌爲揭字耳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

字衙體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蓋卽內傳之文

兩驂鴈行

韓詩曰兩驂鴈行群君曰兩驂左右騑驂文選二十曹直應詔詩注

清人

二矛重鵔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鵔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以縣毛羽也

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尒疋釋詁同馬瑞辰曰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也尒疋釋詁烝皇君也廣雅釋詁皇烝美也胡承珙曰洵直

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侯卽
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允
韓詩外傳二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
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
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
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
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
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
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
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

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
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恂毛詩作洵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
美且仁箋云洵信也是讀洵爲恂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
信心也亦正釋詁詢信也亦假洵爲恂以洵爲恂之假借說文恂
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渝毛詩作渝渝變也渝偷古相
通用韓詩偷字義當亦從毛訓變謂見危授命至死不變也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
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
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

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
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
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
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
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
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
並據御覽四百三十八所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烏而亡之景公
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
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烏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
烏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烏而
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敗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
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
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涿聚本皆作鄧聚今据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
校正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
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
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
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
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

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
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据御
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彼己之子邦之彦兮
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
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
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
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
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

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
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
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
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
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
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
喬樅謹案彼己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
詩皆作彼己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
作己讀聲相似胡承珙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
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之邁箋云
己聲如

彼己之子之己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墠

韓詩傳曰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壇音善依字當作墠是毛詩作壇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今定本作墠

喬樅謹案毛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荊軻之閭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詩本假壇爲墠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空墠猶言空坦也皆壇墠通假之證然則定本作墠蓋據韓詩改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太平御覽引靖善也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

與韓異攷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爲善矣

風雨

風雨潜潜

說文水部潜潜寒也詩曰風雨潜潜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風雨淒淒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攷玉篇潜下亦引詩風雨潜潜又廣韻十四皆潜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潜潜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雞鳴嘐嘐

廣韻五肴詩云雞鳴嘐嘐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鷄鳴膠膠傳云膠膠猶喈喈也是毛氏古文以膠爲嘐字之假借廣韻引詩蓋据韓家之文

子衿

子寧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義與韓不同胡承珙曰詒嗣音本相近尙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略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補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辭君曰魂神也文選二十八鮑昭東武吟注又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昭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鄭箋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强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以縞衣綦巾者爲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爲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出其闉闍

玉篇門部闉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闍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闉曲城也鄭箋云闉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皆與此訓異知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辭君訓青爲靜蓋以青爲清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醧眉目之閒美貌韓詩云清揚醧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二作青陽宛兮攷初學記七引外傳清揚婉兮今本外傳二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清揚醧

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
青陽見藝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兮爲
皆假借字玉篇集韵作醧爲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
方言曰美目謂之順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
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
於夫子士不中閒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
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
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閒作甚說又由來取束
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束帛下衍十四二字攷說
苑尊賢篇作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
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閒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
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
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閒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
無閒字家語作士不中閒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
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太平

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
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蔡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洹洹兮 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 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
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蕑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女方執蘭而祓除太平御覽九百八十
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三又史記鄭世家正
喬縱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
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至盛也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

眾女方執蘭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
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太平
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
魄秉執蘭草祓除不祥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縱謹案釋文蕑韓詩云蓮也攷諸書所引韓詩皆作蕑蘭
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蕑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
有浦與蕑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
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蕑字韓詩亦訓爲蓮也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注韓鄂歲華紀麗一
韓詩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常於水上招魂續魄五行

韓詩曰秉蘭水上輔廣叶韻亦異祓除氛穢羅願尒正翼四

喬樅謹案宗懍荊楚歲時記引作祓除歲穢黃朝英緗素雜記四引作祓除氛穢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訏傳云訏大也與韓義異據漢地理志引詩亦作恂盱且樂是齊韓文同馬瑞辰曰說文恂信心也恂爲本字洵爲假借字訏者盱之通假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爲是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恂美且都句正相似盱

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然其色少閒篇公吁然其色王尚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喬樅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引僻君注云勺藥離草也陳啟源曰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離苄蘧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有之本草注言未結根者爲苄蘧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爲蘼蕪是三卉同類而稍別也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苄蘧中山經云洞

庭之山艸多蓁蘼蕪芎藭芍藥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
而山海經與芎藥並舉董以芎藥爲江離或非誤馬瑞辰曰
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
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芎藥爲離草合箋云
其別則送女以芎藥結恩情也義卽本於韓詩以芎與約同
聲故假借爲結約耳

溱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溱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溱淸矣梁處素云按溱溱通疑是此章
今案莊子天地篇溱乎其清也釋文云李頤由反清貌是讀
溱音爲溱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溱清也文賦注引字林
曰溱清流也廣雅釋詁云溱清也又此詩毛傳溱深貌說文
水部溱流清貌詩曰溱其清矣又云溱清深也則溱溱音義
並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終

長沙王 先謙 資善化劉 鐸 校